

是谁让我的仰望成了风帆

杨冰

天空是高山的海洋，
还是飞鸟的海洋？
倘若离开了天空的蔚蓝——
高山去哪里扬帆？
倘若离开了天空的蔚蓝——
大雁去哪里南来北往？

高山是大海中的风帆，
还是天空中的风帆？
高山是大海中的航船，
还是天空中的航船？

哪一座高山没有自己的风帆？
哪一座高山没有自己的船桨？
哪一座高山没有自己的彼岸？
哪一座高山没有自己的罗盘？
哪一座高山没有自己的理想？

谁敢跟高山比一比昂扬？
谁敢跟高山比一比扬帆？
谁敢跟高山比一比一飞冲天的能量？

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仰望高山：
那高山的奔腾，
那高山的向往，
是不是我的诗行？

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高山向往，
那高山的沸腾，
那高山的向往，
是不是我的诗章？

所以,我总是憧憬天空的蔚蓝：
那天空中的白云悠悠，
那天空中的大雁南来北往，
是不是我的向往？

当我把我的头颅仰望成了风帆，
我是不是大海中的一座高山？
当我把我的两臂
都舒展成了风帆，
高山啊，高山——
当我把我的头颅
仰望成了一座高山：
是谁让我的仰望成了风帆？

立秋的阳光

赵德义

立秋的阳光
照射在我身上 有点儿热
但感觉已不像夏天
那样让人难以忍受
初秋的天空 那么高远
心底发出一声 自己能听见的感叹

漫无目的走在街道上
穿梭一样的车水马龙
编织着城市的风景线
我像小鱼游荡在生活的边缘
繁忙的世界 似乎与我无关
午睡醒来 做的梦已不记得

静静的水果摊前没有顾客
板凳上的女人 脸色平静安然
当我走近 小小的发现让心震颤
她身边放着拐杖 右腿是空荡的裤管
她只默默等待生意来临
并没有注意我的惊讶震撼

是谁说过的名言 在我身上应验
为自己没有鞋子就悲伤痛苦不堪
直到在街上发现一个没有脚的人
她却平静面对生活 是那么沉静
没有听到她有一句抱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立秋 女人无声的给我上一课
我还要发出什么 无病呻吟的感叹
生活给予我的机遇和收获已很多
幸福在平静之中被发现
我应当 知足而不抱怨
沉默却在热恋

对镜

小儿

我认识它的白色、黄色、红色、黑色
你们叫它封面
我叫它封底

我认识它上面的绒毛、皱纹、雀斑
那不是写坏的笔画
那是不需翻译的
欲说还休的标点

我认识它构造中的山川、矿脉和沙漠
它们有昨日的天然之美
亦有今日的刀削之丑

当我闭眼,假装不认识自己
只和一面镜子为敌
只为打碎
那深处尖叫的玻璃之心

难忘姚家湾（外一首）

俞泽浩

秋阳在姚家湾晕开了一段岁月
那喧嚣的霓虹遮不住记忆
淮新城氤氲着收获的讯息
渲染着孩时天真的回忆
我仍记得旧时岁月里 传唱着
故乡独有的土歌谣

祖辈们耕作不休的大姚湾
老祖母操持一生的大姚湾
花瓣与歌谣尚存
再难觅黄豆与芝麻爆裂
柿子在树上
像红灯笼高高挂起的踪影

岁月

把曾经轻轻地放在耳边
把过往深深地珍藏心间
聆听破碎的青春
回忆轻狂的少年
夏沉浸在丰收的热恋中
盼秋日的成熟
谁的青春不充满诗篇
剪不断远去的从前
时光太短
只记得一段流年

一首诗的诞生（外一首）

王单单

夜晚很静。很久没有出门了
我仍然在书房里,为一首
废弃的诗,更换着更多的词
我的儿子偏在门缝里,
探出半个脑袋
用稚嫩的声音,请我为他
倒一杯水。
似乎怕打扰我
他甚至一改往日的淘气
我起身牵着他的小手
从书房走进厨房——
并把这段距离,当成父子俩
一次短途的旅行。
那一瞬我的心真的有点疼。
就这样在我们返回时,那首诗
露出了它的雏形

昵称

在没有遇见炉火前
哦,不! 在没有遇到伤口前
所有的刀,都只是铁的昵称
命运这个老铁匠
它总认为,我是一把好刀
它总让我,立起来
站在自己的伤口上

淮河诗刊

赛诗会

第七季

本版投稿邮箱：
hhzbzhfk@sina.com
请在来稿后附上：
通讯地址以及
本人银行卡相关信息
(卡号、开户行)

东淝河书（组诗）

高峰

东淝河

源头是个小林莽
另一个源头是开裂的石头
神龙见尾不见首

我降生在分水岭
顺着丘陵落差顺流而下
百里水路,打个挺就到了

稻米新获,煮饭先喂孩子
让他们诵读浪漫主义的《楚辞》
我在《哀郢》中孤独着

月光下
一条河依傍另一条河
一条河穿越另一条河
万千条大河
映出同一个月亮

写给七夕（组诗）

季川

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吧
相信那些花喜鹊
用一次次的口衔树枝
用赤诚的祝愿
搭成了爱之桥
好让一场美轮美奂的奔赴
在一条银河的见证下
梦想成真

相信爱情吧
相信即使风尘仆仆
也要绽放的期待与渴望
相信那些百转千回的修炼吧
到了七夕
就能让一次紧紧相拥
成为我们泪水里的
汪洋大海

牵牛星与织女星

为什么会有银河来阻挡
让两颗星星
常年隔河相望相恋
为什么会有离别
让一年一次的鹊桥会
变得如此珍贵不已

为什么爱情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能长出茂密的春天

游茅仙洞

一直在寻找一个既可修行
又供顿悟的地方
洞口徘徊,进还是不进?

石头靠地壳运动而不是自身腾挪
洞窟狭小,仅供一人结跏趺坐
一边靠诵经,一边靠想象
才达洞天

各路神灵太多了
启门之后,朝我蜂拥而至
让我惊讶的是,不是到此为止

一个道士在檐下穿针走线
为师傅缝补道袍
淮水西流
彼岸是广袤的麦地
收割后的一根根麦茬
像敬献的一支支清香

守候

从正阳关到黑龙潭
缱绻的淮水被一条鱼守候千年

多年前,暴雨下在上游
乌云却遮住安徽
我写下
“淮王鱼一头撞在峡山口”的诗句

今天相见
看到你身体仍然有刺,有胆
有一股不随波逐流的定力
如今海晏河清,向往险滩激流
却在农家乐的池子里
随时等待刀俎和舌尖

峡山口

刻在峭壁上的字
作为果实,有的叫飞鸟衔走
其余的被流水抹平

秋天的等

邓荣河

等一场秋雨
荡起缠绵
小小的花伞
雨巷的浪漫
不期而遇的童话
已经走远
幽幽的石径
回响着遗憾

等一枚秋叶
化作轻帆
渡美好青春
顺利靠岸
叶尖的美丽
难以长久
花丛的圆满
总是短暂

等一声秋雁
叫醒乡恋
纸上的长久
墨迹未干
世间的别离
悄悄上演
无助的人儿
情何以堪

故乡的河

胡振国

我可能一生都要守口如瓶
一条河与我的关系是暧昧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若即若离,忽冷忽热
流水是我们隐秘的暗语
无论瀑流喧响,抑或清溪潺潺
都是乡音里的倾诉和情歌

河边的柳树下
横吹柳笛的少年
为一条河献上最初的热恋
一群打水仗的孩子
童真与淘气
被一条河接在宽阔的怀里
并永久收藏于心

把一缕炊烟放倒
就成了一条河
把一首童谣背到远方
就成了乡愁的流水
常常梦回故乡
与一条河席地而眠
风吹两岸,我们
化作一对戏水的鸳鸯
不离不弃